四庫全書

子部

攷古編卷七

宋 程大昌 撰

唐試通晝夜

唐人甞有題詩試闈者曰三條燭盡鐘初動九轉丹成鼎未開殘月漸低人擾擾不知誰是謫仙才讀此知其為夜試矣而未知自夜以始耶抑通晝夜也白樂天集長慶元年重考試進士事宜狀伏準禮部試進士例許

用書策兼得通宵得通宵則思慮精用書策文字不錯
然重試之日書策不容一字錯燭只許兩條迫促驚忙
幸皆成就與禮部所試不同縱有瑕病或可矜量其曰
通宵則知自晝達夜前詩言盡三燭而此止得兩燭皆
可略存唐制也

御藥院掌禮文

御藥院本以按驗秘方合和御藥為職今兼受行典禮
及貢舉事雖會要亦不言所自按東京記大慶殿北崇

政殿御藥院殿東北橫門外有御書院掌供御筆硯紙墨等物殿西為邇英延義二閣講讀之所也殿西北即後苑苑有太清樓龍圖閣所傳書籍以此言之自崇政殿後多藏書講藝之地或緣御書院與御藥院相比併命當御内侍掌之耶

古書傳訛

孝經曰富貴不離其身然後能保其社稷後漢詔引其語除去不字或疑東漢近古其語為是今觀鹽鐵論文

學所引孟子乃曰居今之朝不易其俗而成千乘之國不能一朝居與今孟子文意皆大異葢當時借其語為證或不盡循其故不可便執鹽鐵論為漢語而非今孟子之傳也

立武后

高宗欲易置中宫顧命大臣合力竭諫皆不之聽竟廢王氏立武氏武故太宗才人也而立之其於世間公議若畧無畏憚者矣然其立詔曰武氏徃以才行選入後

庭譽重椒闈德光蘭掖朕昔在儲貳特荷先慈遂以武氏賜朕事同故君之錫已經八載必能訓範六宫母儀萬姓可立為皇后夫其委曲自就如此是猶有惡心焉韓褚諸人既犯必死以諫君能用此微諷如王珪之於廬江王妃或有萬一耶惜其能死而不知出此固知期期不奉詔者不能成事也彼留侯之定國本也未嘗正與高帝辨當否也獨念四老人者帝不能致而為太子致之則帝知天下之大老既以歸心而太子有不必易

也故帝意所以自回無待致諫也然則天下事豈不以謀哉其後武氏得志變唐為周勢焰又非初立時比駱賓王馳檄天下明指聚麀之醜而后曾不能設一語以自解說反歎宰相失人乃知事犯公義不獨心不可欺口亦不能自文也

古詩分韻

梁天監中曹景宗立功還武帝宴華光殿聯句令沈約賦韻獨景宗不預固啓求賦時韻已盡惟餘競病二字

景宗操筆而成所謂歸來笳鼓競者是也初讀此了未曉賦韻韻盡為何等格法偶閱陳後主集見其序宣猷堂宴集五言曰披鉤賦詩逐韻多少次第而用座有江總陸瑜孔範等三人後主韻得迮格白赫易夕擲斥拆唶字其時用韻次前後正同曾不攙亂一字乃知其說是先書韻為鉤坐客均探各據所得循序賦之正後主次韻格也唐世次韻起元微之白樂天二公自號元和體曰古未之有也抑不知梁陳間已嘗出此但其所次

之韻以探鉤所得而非酬和先倡者是小異耳又楊衒之洛陽伽藍記載王肅入魏舍江南故妻謝氏而娶元魏帝女其故妻贈之詩曰本為薄上蠶今為機上絲得蕑遂騰去頗憶纏綿時其繼室代答先謝正次用絲時兩韻則亦以唱和為次矣

君子貴乎道者三

古人立信蓋有設事植德而不能孚者其於暴慢鄙倍亦有以力驅勢禁而不貴卻者夫君子安能以容色辭

氣之間能人之所不能也宗廟社稷之中未施敬於民而民敬蓋有本也孔子曰我戰則克祭則受福先戰言克先祭期福豈取辦於臨事之後哉此所以貴乎有道也苟有道矣立之斯立動之斯和從欲以治四方風動無不如志也

後漢傳會讖語

光武以應讖起信之旣篤凡出政定制拜易宰相亦奉以從事故終漢之世人人宗尚遂以成俗凡事有卜不

與之應者亦皆牽合文致之蔡邕獨斷引河圖曰九世會十世以光十一以興自高帝以至光武於世次適在十一上不應九下不在十一於是漢人曲為之說曰兄弟不相為後成哀平雖三世相繼為帝然從長沙定王而昭穆之光武視元帝為父行而成兄也哀姪也平孫也皆不得以上光武光武世次當繼元不繼成也於是高惠文景武昭宣元是為八世而光武世實在九此其傅會非不巧也然成哀平實嘗為帝乃云兄弟不應相

後故讖文黜成哀平而躋光武以曲就世次當九之文既昭昭無理矣更以其說自攻其說則文繼惠正兄弟也若弟帝而兄不得數如光武之於成帝然則惠先乎文正當黜矣惠而當黜則自高至光才八世耳今欲其減之至八則斥成哀平使在世數之外欲其增之至九則惠文雖以弟繼兄亦槩數之以當世數其不可笑哉

發運司

祖宗朝歲漕東南米六百萬石支京師一歲之用故自

眞至泗置倉七所轉相灌注由江達淮由淮達汴而於眞州置發運司以總之眞雖川廣荆襄江淮閩浙水陸之衝然初時置使之意不專為漕事葢有權水旱制低昂之策存乎其間若不使之該總諸路則有無不肯相通運動不動故既分道各有漕臣而又總置發運之司是其置官本意也於是京師歲計止用六百萬石而發司所儲嘗有二千二百萬石别有糴米可以糴一千二百萬石又在此七倉儲米之外每歲之春撥發見米上

供至九月間不待秋苗起催而其年歲計六百萬石已達中都矣此六百萬已給用而見粟猶有六百萬是嗣歲上供更有指準設有水旱災傷蠲租折額亦未至乏供則又以糴本之千二百萬者轉於他郡糴賤而饒積既有餘遂可斟量諸郡豐凶而制其取予如其年兩浙歉江東西豐即糴諸江東西以足浙額却以江東西賤價而責輸於浙浙既比本土得輸賤價而江東西粒米狼戾又可貿易成錢不至甚賤傷農所謂兩利而交贍

法之美者也至蔡京用事剏置直達綱江船徑達于淮
而上泝于汴轉般倉由此遂廢因取向來糴本之可支
兩歲者徃資妄用其後又取直達船供花石綱之餘者
方以運粮自此不獨規模盡廢而儲蓄掃地矣乾道戊
子六部食會版曹陳巖叟侍郎言之陳晉公恕之後也
宜知本末

緡錢省陌

憲宗時淮蔡用兵經費屈竭皇甫鎛建議内外用錢每

緡墊二十復抽五十元和十二年民間墊陌有至七十者穆宗即位京師鬻金銀十兩亦墊一兩糴米鹽百錢墊七八京兆尹柳公綽以嚴兵禁止之尋以所在用錢墊陌不一詔從俗所宜內外經用每緡墊八十僖宗末京師用錢八百五十為貫每貫纔八十五河南府以八十為百後至五代漢隱帝時王章為三司使取緡錢之以八十為陌者每陌又減三錢即今之官省錢所由始也

張平叔請官糴鹽

平叔嘗議官自糴鹽韓退之駮之東坡曰平叔者不知何人但必是小人也按唐食貨志穆宗命河北罷榷鹽戶部侍郎張平叔議榷法弊請立糶法詔公卿議其可否韋處厚韓愈條詰之平叔屈服

詩窮乃工

白樂天題李杜詩卷歷叙二公流落而詩名動四夷者末乃曰天意君須會人間要好詩此歐公所謂非詩窮

人窮而後工者也

子沈子子列子

公羊稱子沈子曰注云子沈子後師也沈子稱子冠氏上者著為師也不但言子曰者辟孔子也其不冠子者他師也此說有理或曰非也列禦寇弟子稱其師曰子列子釋者曰子者男子之通稱其門人亦得交相命之其曰子列子猶言汝之列子葢宗而親之之辭也其味尤長

昭武廟立像

春明退朝録孟州汜水縣武牢關内城山上有唐昭武廟按李德裕會昌一品集載昭武廟乃神堯太宗塑像令殿内有二人立而以冠傳付之皃或云二帝塑像不在但存侍者故也予按唐會要天寶元年田同秀言玄元皇帝降遂置廟於太寧坊及東都積善坊命工採石為玄元皇帝聖容又採石為元聖容侍立於玄元之右衣以王者衮冕之服又於像東刻石為李林甫陳希烈

之狀由此言之宋次道謂為武廟者未必非玄元皇帝廟而立二人者未必非李林甫陳希烈也當時郡國皆有玄元廟張廵起兵睢陽率衆哭於玄元皇帝廟是也當是東都之像斵石為之而他處摶土以塑乎又王仁裕入洛記華清宫温泉有七聖堂當堂塑玄元皇帝以太宗高中睿玄肅及竇太后兩面行列侍立俱冠劒衮冕洒掃甚嚴仁裕以蜀俘歸後唐華清更涉兵亂不知其幾而所見尚如此則昭武廟所塑立侍者未必非高祖

太宗像也唐以老聃為祖則雖立侍而傳冠服不以為嫌

武宗用道士趙歸眞言斥佛教

唐史臣贊武宗除去浮屠之法甚銳而躬受道家之籙服藥以求長年以此見其非明知不惑者特志有好惡耳按唐會要武宗志好神仙以道士趙歸眞為道門兩街教授博士歸眞承間排毀釋氏言非中國之教宜盡去之帝乃澄汰天下僧尼宣宗即位遂殺歸眞罪竄之

海外據此而言則武宗力排釋氏正是主用道士偏語不止志偶好惡而已也

史記稱武帝

史記周陽由傳武帝即位吏治尚循謹由最暴酷遷不應稱武帝殆褚先生輩語也

皇甫湜未必肯師退之

退之抗顏為人師嘗曰湜籍輩雖屢指教未知其果不叛去否湜之論業曰韓吏部之文如長江秋漲千里一

道衝飈激浪紆流不滯然而施於灌漑或爽於用推此言也是殆未純北面也又翺之祭愈曰我游自徐始得兄交視我無能待予以友是豈嘗肯就弟子之列

漢特祭滕公

漢舊儀宗廟祭功臣四十人食堂下惟御僕滕公祭於廟門外塾用一壺酒四脛骨滕公嘗脫孝惠魯元於難而斥少帝立文帝其功為要故特記之不知祭於外塾其制度何出

後九月

漢初不獨襲秦正朔亦因秦歷秦以十月為首不置閏當閏之歲無問何月率歸餘歲終為後九月漢紀表及史記自高帝至文帝其書後九月皆同是未嘗推時定閏也至太初元年改用夏正以建寅為歲首然猶歷十四歲至正和二年始於四月後書四閏月豈史失書耶抑自此始置閏也

六奇秘計

平城之圍史家但言用陳平秘計以得免難應劭曰平畫美女紿其閼氏言將獻之以奪其寵閼氏懼而與之闗說師古曰應氏之語出桓譚新論譚意其當然耳非傳記所說也按匈奴傳帝使使厚遺閼氏閼氏因言漢主有神迺得開圍一角則雖未必紿獻美女而解圍之藉閼氏已不容諱其秘而不傳蓋恥之也六奇之策如行金間楚偽遊縛信大抵不憚行詐往往猥而可恥至於賂遺閼氏又特不武故尤欲掩秘也然天下後世終

可欺歟當時持賂傳言不能以一陳平獨任其事必有往來其間豈特四知而已則安可盡掩也

後山用僧句意

吳僧錢塘白塔院詩曰到江吳地盡隔岸越山高陳後山詩話鄙其語不文曰是分界堠子耳及後山在錢塘仍有句曰語音隨地改吳越到江分如此如李光弼用郭子儀旗幟士卒而號令所及精彩皆變者也

攷古編卷七

攷古編卷八

宋 程大昌 撰

華清宫生荔枝

長安回望繡成堆山頂千門次第開一騎紅塵妃子笑無人知道荔枝來說者非之謂明皇帝以十月幸華清宫涉春輒回是荔枝熟時未嘗在驪山然咸通中有袁郊者作甘澤謡載許雲封所得荔枝香笛曲曰天寶十

四年六月一日貴妃誕辰駕幸驪山命小部音聲奏樂長生殿進新曲未有名會南海獻荔枝因名荔枝香開元遺事帝與妃每至七月七日夜在華清宫游宴而白樂天長恨歌亦言七月七日長生殿夜半無人私語時則知杜牧之詩乃當時傳信語也世人但見唐史所載遽以傳聞而疑傳信最不可也

子司

禮部之於太常戸部之於司農諸曹如此等類今世通

謂子司蓋唐人已有其語而制則異也六部分二十四司司有郎均之為郎而結銜以本部者為頭司餘為子司也若吏部則封勲已下皆為子司目之非如今人指所隸寺監之謂也故唐志所書六部頭司郎官則曰為尚書侍郎之貳其不結本曹入銜者則否是頭司子司之別也

中書舍人封還詔書

給事中繳敕即塗歸故事也或問子中書舍人封敕何

始偏孜無之子按舊唐書貞觀二年太宗謂侍臣曰中書門下機要之司詔敕有如不便皆須執論比來惟覺阿順遂無一言諫諍若惟書敕行文書何須擇人以相委付自今以後詔敕疑有不穩必須執奏又六典中書舍人所職曰制旣行有誤則奏而改正之六典李林甫之所領修也以林甫之專君而於改敕之文不敢變没者以太宗詔語也凡此皆舍人得封敕本祖也塗歸之制唐雖有之中葉已廢故李藩塗敕而吏驚乞改蓋久

不振舉故也歐陽文忠志胡宿墓曰皇祐初胡宿知制誥封還内侍楊懐敏除副都頭制仁宗問前有此故事否文彦博對曰唐給事中袁高不草盧杞制近富弼亦封還詞頭上乃改命舍人草制自是舍人封還詞頭者相繼然則唐制雖許封還而其季末遂無振職者故仁宗發問也

年四十而見惡焉

自童年進修積至四十在孔子以身立教則為不惑在

世人通範則為强仕益學而至此自當强立不反矣於斯時也而過惡方且見著不掩則其人所立止此不進矣若猶有善行可以益藏其惡未至發見則猶有望也

凌煙功臣

呂温贊凌煙功臣其序曰至若張亮侯君集之跋扈敢没其名用彰天刑益集既圖像後方以逆誅當其臨決太宗謂曰今而後惟見公之畫像而已豈當時為帝有見像之言遂不敢毀撤耶故呂温得以議行黜削也盧

元卿法書記王廙等帖貞觀十三年褚遂良已下列名于後其中一行有吏部尚書公五字無姓名元卿注已下云侯君集初同書犯法後揩名則當時亦緣太宗意雖揩名尚不去其位者也

名宫闕忌

唐東都有殿名正觀貞字本犯嫌諱今改用正在含殿北煬帝所造唐因之不改世人擬定宫室年號名稱蓋衰季已嘗有之則雖已建已行猶亟改避正觀紀年其治效亞次三代豈

亡隋殿名所得而汙以此知禍福無不自己求豈在區區小數間也

外國地里書難信

五天竺皆釋氏地西天竺與波斯接五竺皆在長安西南唐史記其地去都城九千六百里以其東行所經諸國及中州地里併數之尚不及萬里唐史信世之所傳謂為幅圓三萬里則已夸矣僧玄奘西域記乃言五印度境周九萬里一何荒誕之甚耶又按波斯在五天竺

西波斯通中國其泛海而東葢環越五竺之境矣且使不盡越九萬里者而以其半為數則波斯之人豈有能至中國者哉又言奘以貞觀三年往至十九年回其閒以年計自當得五千餘日而已三分其日之一以為届止詢訪之日則其在行者不過十年不知十年之力何以能周徧九萬里而經涉他國地里又未在數此可見其妄甚明也玄奘釋子也旣欲張大釋教則所夸國土略如釋語之誕無疑也丙申十一月晦讀玄奘記書之

以見外國地里難考者類如此

王書樂毅論

歷代以樂毅論為大王正書第一陶隱居之啓梁武乃曰心疑近摹而不敢輕言今省果謂為梁世模本也梁晉相去絶近既皆不以為眞則誠偽矣貞觀十三年褚遂良叙禁中大王書五卷遂以樂毅論為第一黄庭經次之其别叙援太宗敎語為證曰此論誠眞蹟也此恐誤也梁經侯景之亂所藏王書悉燼于火何以此論獨

得不毀豈其搨迹猶存而帝獨過賞以比其眞耶太平公主後從禁中取而有之以織袋襲置奩中及其敗入咸陽老嫗手吏迹捕急嫗欲滅迹亟投爨竈香聞數里此徐浩建中四年所記也若武平一所記則又不然曰太平敗其黨薛崇義懼罪乃以賂岐王遂歸岐邸不焚棄也二説如此未知孰是然貞元五年裒大王眞蹟為百五十八卷以黄庭經為正書第一無蘭亭樂毅則開元時眞本不存明矣今世傳本必是模搨又未必正

是當時傳本按褚遂良武平一皆言貞觀中嘗敕馮承素等搨本賜長孫無忌等六人人間遂有六本其内本之經褚河南叙録者凡接縫及卷首卷尾皆印貞觀二年以識今傳本又皆無之知是搨之又搨不疑也

蘭亭

蘭亭真本傳徽之徽之傳七世孫智永智永傳弟子辯才辯才本貞觀中歸禁中後入昭陵褚遂良受勅叙次王書在十三年蘭亭著録在行書第一武平一謂貞觀

搨本是湯普徹等搨賜房玄齡已下八人并賜皇太子諸王近臣則蘭亭之傳世者亦又轉模搨本者也未知今世石本其模諸溫韜所出者耶抑當時轉搨本也故今世傳本亦自相異同正以此耳

黄庭經

晉書謂換鵝者道德經也世或用為黄庭人輒笑之按褚遂良武平一記當時親見皆是黄庭遂良仍列正書五卷之二且曰六十行與山陰道士者以是驗之知為

黄庭不疑大王書其最為後世貴重者三蘭亭樂毅論與黄庭也蘭亭既入昭陵樂毅論開元間已亡惟黄庭非太宗所甚注意故更太平不取得在御府至潼關失守真跡為張通儒持向幽州不知何在

王僧虔論書

南史王僧虔傳齊高帝與僧虔賭書謂曰誰為第一對曰臣書第一陛下亦第一笑曰卿可謂善自為謀張懐瓘書斷所載小不同而差有理曰臣書臣中第一陛下

書帝中第一

羅池碑

退之羅池廟碑云春與猿吟兮秋鶴與飛若以常體論之當曰秋與鶴飛故超上一字以取勁健益騷體也東皇太一曰吉日兮辰良又曰璆鏘鳴兮琳琅老杜曰紅稻啄殘鸚鵡顆碧梧棲老鳳凰枝皆其比也集古録得碑本其文云然而歐公疑誤不知公最好古何以疑此

民獻十夫

管蔡世家太史公曰管蔡作亂天下皆疑惟同母之弟成叔冉季之屬十人為輔弼是以諸侯凡十家故因附之世家夫此十人者即大誥之謂民獻十夫者耶

廟在郡國亦名原廟

漢書叔孫通傳通說惠帝曰願益為原廟渭北衣冠月出遊之上乃詔有司立原廟原廟之名始此原者如原蠶之原既有大廟又有此廟是取重再為義也張舜民言漢陵皆在原上意取高原名之其說甚新然予按史

記高帝紀令郡國諸侯各立高祖廟以歲時祠及孝惠五年思高祖之悲樂沛以沛宮為高祖原廟則原重之說是也後光武又嘗幸豐祠高祖於原廟則豈其高原之謂哉以是推之廟之立於郡國者得稱原廟也

李藩塗詔

元和五年王諤以錢千萬賂中貴求兼相位宰相李藩權德輿奏密旨曰王諤可兼宰相宜即擬來藩以為不可遂以筆塗兼宰相字復奏上德輿失色言縱不作奏

豈可以筆塗詔耶潘曰勢迫矣出今日便不可止日且暮何暇別作奏德輿尋亦上疏陳事遂得止崔氏曰此乃不諳故事者之妄傳史官之謬記耳既稱奉密旨宜即擬來足得擬狀中陳論固不假塗詔矣凡欲降白麻若商量於中書門下皆前一日進文書然後付翰林草麻制又稱潘曰勢迫矣出今日便不可止尤為疎闊葢由史氏以藩有直亮之名欲委曲成其美豈所謂直筆哉予以唐制攷之藩之塗詔葢用塗歸故事特其所用

之地比本制差大耳按開元凡敕加階入三品并授官及勲封甲并諸色闕等進畫出門至下省重加詳覆有駁正者宜便即落下以墨塗訖仍於甲上具述事由并牒中書省唐志凡百司奏抄侍中既審則給事中駁正違失詔敕不便者塗竄而奏還謂之塗歸考功以二十四最考内外吏凡制敕不便有執奏者進其考予總此三者觀之唐世不獨許其塗詔仍且進考以賞之顧立法許塗官階勲封擬狀及他詔敕有所處分者耳而藩

所塗歸乃論相密旨故權德輿失色謂應别奏不應徑塗也本傳又載藩先為給事中制有不便就敕尾批卻吏驚請聯他紙亦是墨塗敕狀久無舉行者而藩驟為之故吏以為驚也當憲宗之欲用王諤也其時容諫之意未替藩故為激切以回帝意且恐旣降密旨或時不待擬狀徑命學士草麻則誠無及故曰日暮不暇别奏也崔氏以常時待進擬者疑其得於進擬更以狀敷陳不知藩意也

法從

今世通稱侍從為法從豈以其從法駕故耶按漢制大駕八十一乘即公卿奉引至法駕三十六乘惟河南尹執金吾洛陽令奉引公卿不在其中則謂侍從為法從似未當

魏徵寢

封氏見聞録魏徵正寢輟太宗小殿為之開元中焚於火子孫哭三日朝士皆弔然白樂天請出内帑錢贖還

此第乃云此寢太宗輟殿材所建不可不自朝廷與贖即似是貞觀初所賜尚在封氏顧云開元時已燼於火兩說必有一誤未知孰是

冠者五六人

論語曾點曰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姑以意言之非決定語也啓顔録載北齊石動筩取二者雜紐其數以傅會七十二子用為優戲初時見之正付一笑耳及觀漢舊儀載漢雩祀舞人七十有二其説正以五六冠者

為三十人六七童子為四十二人則石優戲語漢儒固
已用為實事此其轉誤與小孤嫁彭浪亦何異也丁亥
十月十九日夜閲漢舊儀書

天地在限

人言天地之大無所終窮然日南在中國之南開北戶
以南納日影天竺在中國之西則又必開東戶以受西
景舊唐書天竺傳則日之所之所昰中於中土而已可宜別古
土圭光景尺尺而占地里近遠則雖在五三侯服之内

亦有差别矣

行不由徑

古井地之制道路在溝洫之上畧如棋枰皆方直不頗行必遵之毋得斜冐取疾野廬氏禁野之横行徑踰者修閭氏禁徑踰者皆其證也晚周此禁雖存人往往棄蔑不守獨澹臺滅明不肯踰逸自便則其平日凡所趨操必有截然不出禮度之外者如非公事不見邑宰亦其類也子游舉此以答聖人得士之問正亦舉末明本

豈可指此謂爲末節而不足見人也哉後世形容霍光者亦曰進止皆有常處郎僕射竊識視之不失尺寸以見其端審之極跬步無失也

攷古編卷八

攷古編卷九

宋 程大昌 撰

周太祖葬斂甲衮冕

歐陽公五代史論郭周太祖遺命葬斂甲各一於河中大名葬衮冕各一於河東澶州以為不知其旨予讀世宗實錄具載太祖遺語益嘗曰按行夾塏深坎於下各封土為陵量立城闕既曰各矣則不止一處意在設疑

以因盜耳盜見其封土立闕則必穿發若一處無得則他處不更覬望此太祖意而史或不察也以是知史文蓋不厭於詳也然周祖此智竟可疑人乎漢諸陵皆發惟霸陵生以德葬以儉初獨得免久亦不能全也張釋之所謂使其中無可欲雖無石槨又何戚焉者確論也霸陵之不免也盜意其富有天下必有可欲焉者史載溫韜縣發唐陵獨乾陵不可近近之輒有風雨此不可曉然嘗記唐人有一書備載乾陵之役每鑿地得土一

車即載致十里外換受沙礫以回實之方中故方中不復本土而皆積沙壅之此防盜者之巧思也土受潤則相著穴之數尺隧道可徑入矣沙礫散燥不相粘著非畫從而他之雖欲取徑闕隧無由而可凡盜之至於發陵者類皆乘亂承間暫至亟去無能持久徐運以虛其積者也故雖有劇盜穿穴不竟必皆舍去人見其不竟也遂從而神之以為有風雨驅迫其實不然也然設此巧者誰乎錮銅漆絮費而不工矣

僧尼拜天子

唐志道士女官僧尼見天子必拜今不拜非禮也

忿

孟子孝子之心為不若是恝徐鍇曰說文無恝字至心部忿字引孟子為釋乃用忿字從心從介其義為忽與今孟子文不同凡說文引六經論孟多異今文不獨點畫偏旁雖其語意皆不同也古今傳寫魚魯相變聞聖賢本指必多而不可究詰也

舞馬起於景龍間

世傳舞馬銜盃上壽起於開元非也中宗時已有之景龍文館記殿中奏蹀馬之戲宛轉中律遇作飲酒樂者以口銜盃卧而復起吐蕃大驚即不起開元時矣

六典

韋述集賢記注開元十年陸堅為起居舍人奉詔修六典張燕公以委徐堅後繼張始興李右相開元二十六年奏草上遂廢詔下有司百僚表賀至今在院亦不曾

行用据述此言即六典書成而不以頒用也然白樂天詩陽城不進矮奴曰城云臣案六典書任土貢有不貢無道州水土所生者止有矮民無矮奴吾君感悟璽書下歲貢矮奴宜悉罷即是陽城嘗援六典為奏得罷貢矮奴豈是成而不用耶桑維翰傳晉天福五年詔廢翰林學士按唐六典歸其職於中書舍人而端明殿學士樞密院學士皆廢則六典之書五代猶遵用之不知韋述何以言不用也元祐諸公議更元豐故事則痛詆六

典以為未甞頌用殆有激而云耳

伏生口訛

史記堯本紀載書欽哉欽哉惟刑之靜哉徐廣曰今文尚書云惟刑之謐哉司馬貞索隱云案古文作恤哉今文是伏生口誦恤謐相近遂作謐也

北景

劉昫舊唐志景州北景縣名屬日南郡晉將灌邃攻林邑王范佛破其國五月五日即其地立表表在北而日

影在表南九寸一分故自北景以南皆北戸以向日也晌云北景後漢書皆為比景説者曰日中人影與日相比此説迂從其日景之白北射南因以北景名之最為明徑也且其郡自名日南則景為北景固相應矣

左藏火禁

唐左藏令凡藏院之内禁人燃火則今左藏火禁唐有之矣

漢相酈審趙三人皆名食其以六國衛有司馬食其並慕其名索隱項羽紀

戚夫人生里

水經汚水郡洋川者漢戚夫人所生處也高祖𨺚復其鄉更名洋川縣表夫人載誕之祥也按史記呂后紀高祖為漢王得定陶戚姬蘇林曰清河國有妃里題門作姬謂題其門為戚姬門也據此即戚姬必定陶人其里門猶有題表則非生於洋川明矣或者姬家因亂自定陶轉徙洋

川而高祖以王漢中時得之則有理若謂生洋川而改縣名以表其異則洋川自是水名無異之表漢傳外戚曰高祖為漢王二年立孝惠為太子後漢王得定陶戚姬愛幸生趙隱王如意又高五王傳如意以高帝即位之九年立為趙王張良傳漢十二年上從破黥布歸愈欲以如意易太子蓋高帝之起為沛公者三年為漢王者四年至即帝位後在位十二年欲立如意為太子通為漢王時止十六年帝不以如意為少恐是為沛公之

二年攻定陶時得之耶則如意十七八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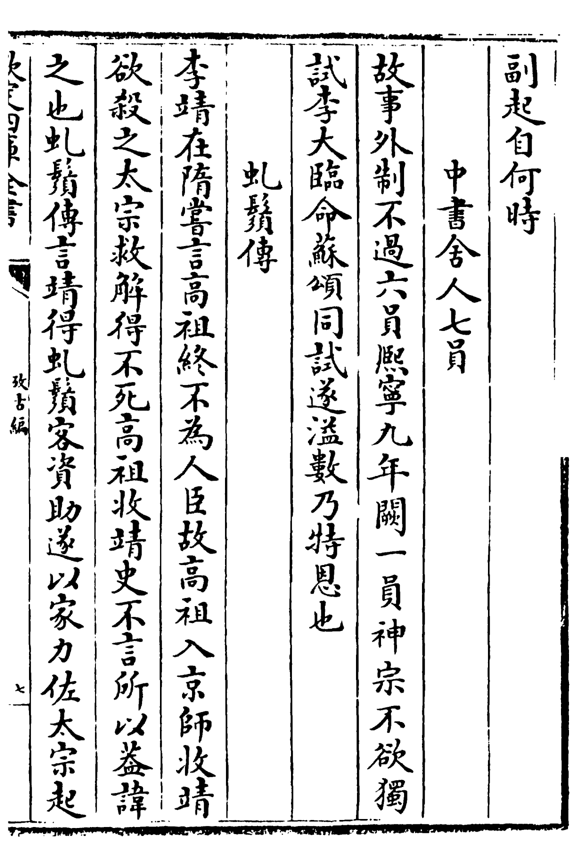
郝靈荃

開元間得黙啜者唐史為郝靈荃白樂天新豐折臂翁詩注云郝雲岑雲岑者豈其字或藩官耶

臺諫納副本

祖宗時臺諫論列宰執未得命章疏不出無納副本例趙抃論陳執中至數十章執中不見也元祐間孫覺劉摯蘇轍王巖叟梁燾章論蔡確韓縝確既出别次待罪而

繽安位如故覺乞以前後章疏示之至六年九月中丞鄭雍正言虞策皆論右僕射劉摯摯已待罪暨宣押對後自辨之奏曰面承聖諭乃知臺諫言王鞏事外又言臣牢籠章惇邢恕此即因宣諭乃知所言之事元無副本也元符三年正言陳瓘論左丞蔡卞言願以臣章示卞使卞自為去就後凡六章徽宗諭輔臣曰臺諫劾卞已十餘章當令卞知自為去就衆方白遣吳伯舉諭之遂降瓘及龔夬章付三省是皆無納副本事不知示



副起自何時

中書舍人七員

故事外制不過六員熈寧九年闕一員神宗不欲獨試李大臨命蘇頌同試遂溢數乃特恩也

虬鬚傳

李靖在隋嘗言高祖終不為人臣故高祖入京師收靖欲殺之太宗救解得不死高祖收靖史不言所以蓋諱之也虬鬚傳言靖得虬鬚客資助遂以家力佐太宗起

事此文士滑稽而人不察耳又杜詩言虬鬚似太宗小說亦辯人言太宗虬鬚鬚可以掛角弓是虬鬚乃太宗矣而謂虬鬚授靖以資使佐太宗可見其為戲語也

進馬匹二十千

令退馬每匹入緡錢二十千當價案文潞公熙寧五年諸監牧計馬價匹為緡錢十五即令一馬二十千又是後來價踴時所定矣一馬之直僅十有五緡而前輩負進為臺符之所督取者甚多不知何以富韓公薨背文潞

公吏為其家作奏乞不追所負馬價錢

書後謹空

沈括補筆談云前世卑者致書于尊書尾作敬空字如從尊暨卑但於空紙批所欲言曰及某人如令批答之類故紙尾結言敬空者示行卑不敢更有他語也

黃帝合而不死

史記律書武帝詔曰乃者有司言星度未之定也廣延宣問以理星度未能察也蓋聞昔黃帝合而不死名察

度驗定清濁起五部建物氣分數諸家至此為説各異
至謂不死為仙仙旣無預律歷又名察度驗皆無人訓
釋其義予以為武帝病言歷者之於星度膠執而泥苟
用其説輙皆推步不行惟黄帝舊法嘗總會星辰次舍
部位而其法可以展轉推求如律吕相生不至死泥故
曰合而不死也其曰不死猶今語之謂得活法而在王
通則為圜機也史記黄帝推筴之語曰黄帝得寶鼎神
筴是歲己酉朔旦冬至得天之紀周而復始於是黄帝

迎日推筴後率二十歲復朔旦冬至凡二十推三百八十年此其謂終而復始者正展轉相生法故孟康謂黄帝作歷歷終復始無窮已之意此其說有理而可據者也既已得其終而復始之法則星可推歷可起故曰名察度驗名察者以星之名而考察其所次度驗者即其躔度以知其所行故清濁五部氣物分數皆可稽考而歷立矣

土風

后稷以播種啓封其後世竟以農事王天下周公封魯周之禮樂在焉夫子實出其地惟聖與賢固天生德然隨其地見聞所甚著者而精之故周之農政魯之禮樂遂冠萬世而造極焉則山東出相山西出將何怪哉

裏行

唐太宗愛張昌齡翠微頌命於通事舍人裏供奉亦馬周御史裏行之義也是時周爲裏行久矣通監一百八十九

進止

奏劄言取進止猶言此劄之或留或卻合禀承可否也

唐中葉遂以處分為進止德宗貞元末昭義李長榮甍

遣中使察軍情立帥言面奉進止令此軍取大將拔與

節鉞者是也案此既得命令徇軍情所向則有定旨無

復可否矣其言進止非也敬宗時諫官劉栖楚叩額龍

墀諫上晏朝作樂牛僧孺宣曰所奏知門外候進止栖

楚出金吾仗待罪已而宣慰令歸當栖楚待罪時處分

未出其曰進止是也而不曉文義者習而不察槩謂有

旨為有進止如玉堂底所載凡宣旨皆云有進止者相承之誤也

不怨

管仲奪伯氏駢邑能使伯氏無怨諸葛亮貶斥李平廖立亮死二人飲泣世以此高管葛能服人固矣然而吾有見焉傅咸有言曰受堯之誅不能不稱堯之直臣無枉則伯氏李廖引義自分亦賢矣盧懷慎知其才不及姚崇事事聽和無所可否人譏之為伴食司馬光曰古

謂人之有技若己有之者於慷慎有取也鄭綮作相有天下事可知之語古今所共鄙笑然亦與楊賜陳躭每拜公卿輒以先於陳寔為媿意亦何異顧綮無以自立耳夫其心即耽賜之心也世之無能而妬嫉者不惟不肯自降又從而文之以訾短他人者皆是也劉蕡對策以直言不入等其時得第者凡二十二人獨李郃能曰劉蕡不第我輩厚顔乞回所授以旌蕡直孟子謂齊王曰王之為都者臣知五人焉知其罪者惟孔距心郃之

謂矣

攷古編卷九

攷古編卷十

宋 程大昌 撰

祿薄不可養廉

漢宣帝詔曰今小吏皆勤事而奉祿薄欲其毋侵漁百姓難矣其益吏百石以下奉十五劉崇僭位以其土地所入少宰相奉錢月止百緡節度使止二十緡自餘薄有資給而已故其國中少廉吏

當時人言時事有不同者

唐志太宗設官七百三十一員曰吾以此待天下士亦足矣曹確傳乃曰太宗著令文武官六百四十三謂房玄齡曰朕設此待天下賢士工商雜流不可假之以官與賢者同坐食也則其設員多少不同也賈捐之言元狩六年貫朽不可較此時帝在位已二十六年築朔方定兩粤通巴蜀戸口減半無財給用既已筭及商車安得貫朽事也陸贄言天下府兵八百府居關中者五百

舉天下不敵關中之半唐志貞觀間天下十道置府六百三十四關内二百六十有一則關中置府僅居天下三之一耳論古事者若以為其時親見必勝傳聞豈不反為所誤哉

荀卿稱子弓乃仲弓

楊倞曰荀卿言及子弓常與仲尼相配漢儒林傳有馯臂子弓江東人受易者馯臂傳易之外是無所聞荀卿所稱非馯臂也子弓仲弓也曰子著其為師也馯音寒

楊倞注荀子元和時人

賢書獻祖廟

今禮部進士奏名已取其試文自上而下十人者録奏焚獻攢宫相傳承平時故事不知起何時案歸田録焚御試卷十以上於真宗影殿豈即其始耶然此亦有本周禮鄉大夫獻賢能之書于王登于天府天府者祖廟之守藏在焉凡官府鄉州及都鄙之治中皆於此乎受而藏之治中者鄭司農以為治職簿書之要也夫

簿書之要尚即廟藏之則賢書從藏固其宜也漢文帝之策賢良曰悉陳其志毋有所隱上以薦先帝之宗廟下以興萬民之休利然則尚矣書曰用命賞于祖賚之詩曰大封于廟也蘇秦說燕王曰臣東周之鄙人而王親拜之於廟而禮之於庭夫封拜賞皆即廟以行示不敢專以尊祖也則賢書藏置其間特用賢中一事耳

秦已前已曾刻石

始皇二十六年刻石琅琊臺其文曰古之帝者地不過

千里刻金石以自為紀今皇帝一海内以為郡縣羣臣相與誦皇帝功德刻于金石夫秦既引古帝紀刻金石者以為其時刻石本祖秦以前不專銘功鐘鼎其必已有入石者矣第金可久石易磨泐故古字之在後世有得諸鐘鼎而無得之石刻者其堅脆不同理固然也

歐公言易亡

歐陽公謂記禮者引易語曰差若毫釐謬以千里今易無之疑易亦不全或曰此繫辭也古嘗有之為後人所

削如元者善之長前乎孔子之文言矣此說於理可通而無據也太史公傳引此語裴駰曰易無此語易緯有之豈史遷時已有易緯耶抑為緯者反傳古語以信其書耶

平陽公主

衛青傳青既尊貴而平陽侯曹壽有惡疾就國長公主問列侯誰可者左右皆言大將軍遂詔尚平陽公主然則青尚主時主夫曹壽故無恙也武帝所為大率如此

對揚

唐人以見得進對為對揚如太宗時羣臣言事者上多引古今折之多不能對劉洎上書曰陛下降恩旨假慈顔猶恐羣下未敢對揚是也其意蓋取書對揚天子休命為語其實非也傅說之謂對揚者受天子美言而答揚之於外成王謂君陳爾乃順之于外曰斯謀斯猷惟我后之德夏侯勝出道帝語而曰堯言布於天下若是者可以名為對揚今劉洎所云者對耳非揚也賀若弼

違約軌責弼曰今者對揚何得乃爾反覆是其誤之起
已自後周矣

以征伐利歸臣下利不歸人主說和

嚴安上書武帝曰今徇南夷朝夜郎降羌僰略薉州建
城邑深入匈奴燔其龍城議者美之此人臣之利非天
下之長策也唐武德五年突厥大入高祖遣鄭元璹往
諭之璹說頡利曰今掠虜所得皆入國人於可汗何有
不如復修和親坐受金帛又皆入可汗府庫孰與棄積

年之歡而結子孫無窮之怨乎頡利引兵還蓋言中其實利害切於其身故能以言語回鷙悍也富韓公慶歷和議世傳援此意為説虜遂就和然韓公前後語錄皆不載此語不知説者本何書予嘗辨之

便道之官

漢蕭望之自御史大夫為太子太傅望之所任新舊官俱在朝著而曰便道之官何也按漢官舊儀載御史大夫初拜策曰惟五鳳三年正月乙巳御史大夫之官皇

帝延登親詔之曰云云據此即是入見延登而後之官者是其常也今望之自大夫為太子太傅許不入謝徑徃受任故曰便道也便道云者猶曰即行不得入見也

春夏行刑

古者春夏不行刑曰惡與天之生長相拂也然或罪狀已白停刑以待秋冬於事情殊不便然世人習見日久王莽地皇元年以出軍故春夏斬人都市百姓震懼則以驟見而駭非莽也罪今且勿問其事出於何人軍師

所向呼吸成敗若乏興逗撓得待秋冬而誅乎以此知天下事駭衆者難以强也

貴粟

漢文景勸農之詔曰黄金珠玉飢不可食寒不可衣時平歲豐未知此語深切事情也唐兵圍王世充洛陽城中絹一疋直粟三升服飾珍玩賤如土芥讀史至此始知文景生為帝子而自知民生要物真賢聖也唐史載貞觀四年斗米三四錢故行千里者不齎粮明皇天寶

二載海内斗米率為錢十三青齊間斗米三錢道路列肆具酒食以勞行人此孟子所謂菽粟如水火而民無有不仁者也漢武隋煬輕農重邊竭國力招致遠方圖為美觀而道設酒肉以示奢足當時已為他國所笑安得以貞觀開元真富盛者示之乎

官俸有傔錢

令外官給驛劵具色目有傔人有衙官本唐制也唐制在官者給防閤仗身白直親事守當等人以供役使已

乃敕身當是役者出錢代役數各有差開元二十四年令百官防閤庶僕俸食雜用以月給之總稱月俸則始以所入防閤白直等顧錢正供百官俸入也今其事日遠而給券者猶載其初色目多少之則

殺一不辜

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仁者不為然牧野之戰血流漂杵豈盡有罪者乎荀子曰凡誅非誅其百姓也誅其亂百姓者也百姓有捍其賊也是亦賊也前徒倒戈攻于後

以北非反攻也遁而相戕也至于知悔來歸則在所不殺故曰弗迓克奔也

馮商續史記

張湯傳贒注如淳曰班固目錄馮商長安人成帝時待詔金馬門受詔續太史公書十餘篇顔師古曰劉歆七略云商與孟柳俱待詔頗序列傳未足會病死然則史記亦有馮商之文不獨褚先生也

通侯

漢高紀通侯諸將注言功徳通於王室非也本文為徹侯徹之為言槩五等侯爵不分高下皆得稱為侯也其後避武帝諱始改徹為通則安得通於王室之義漢又有關内侯在二十等爵名之内為其不給食邑遂不在侯數則知得入五等侯籍始通稱為侯也其後改為列侯即是以其列於五等言之

立講

舊講筵雖當講者亦坐仁宗富於春秋乃立侍便於

指示遂為故事　呂氏家塾廣記

唐李賢注令鮮水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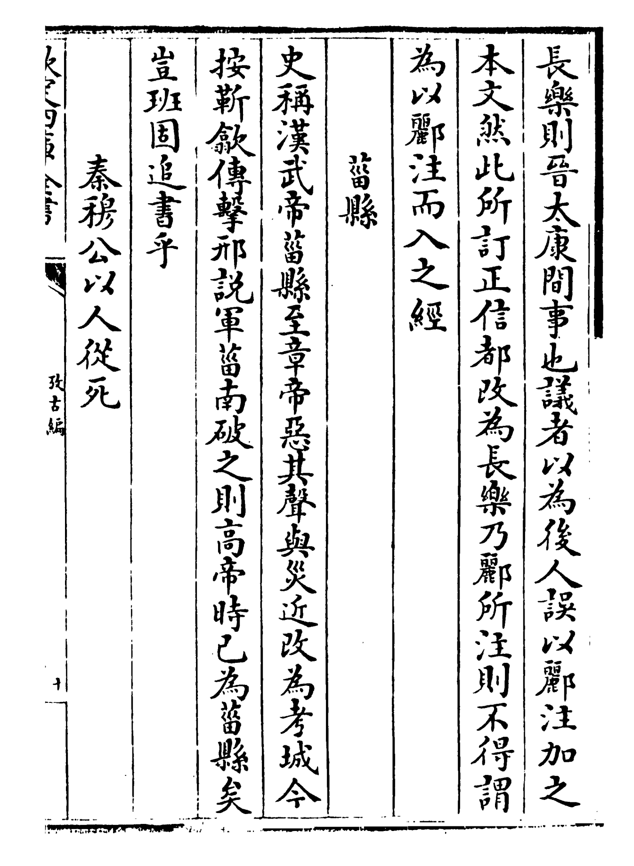
段紀明傳追東羌至令鮮水上李賢注令鮮水名今在甘州張掖縣界一名合黎水一名羌谷水此說非也在張掖者名鮮水趙充國所謂治湟陿以西橋令可至鮮水上者是也今此紀明所追東羌乃在上郡其下言追及靈武谷可見也

史記語為漢書所更

史劉敬傳諸侯初起時非齊諸田楚昭屈景莫能與漢曰非齊諸田楚昭屈景莫與史陸賈傳一歲中往來過他客率不過再三過數見不鮮毋久溷公為也漢數擊鮮毋久溷女為也

水經不純桑欽書

河水右瀆東北逕長樂郡武疆縣故城東酈曰長樂故信都也晉太康五年改從今名按杜佑以欽所紀有後漢和帝時地名疑其人出和帝以後今此既改信都從



長樂則晉太康間事也議者以為後人誤以酈注加之本文然此所訂正信都改為長樂乃酈所注則不得謂為以酈注而入之經

菑縣

史稱漢武帝菑縣至章帝惡其聲與災近改為考城令按靳歙傳擊邢說軍菑南破之則高帝時已為菑縣矣豈班固追書乎

秦穆公以人從死

古今罪秦穆公以人從死非也此自其國俗嘗有願徇者而三良亦在願中耳田横死其二臣亦穿冢以從是時横已失國豈能强之使徇乎詩曰如可贖兮人百其身者傷其自欲從徇不可救止更代也恐非穆公遺命使然也秦獻公元年下令止從死者然則自穆公以至康共其國俗既以願徇為義國亦不立法禁故獻公既葬出子知非令典始以國法絶之

以絹準臓

古者金作贖刑或百鍰五十鍰皆差其坐罪輕重聽贖至漢世又以金價計贓故其謂十金法重不忍相暴章者是也自唐至今計贓例皆以絹始自北齊高歡等為武成定律變古贖金之制使以中絹代至唐世定令贖罪雖得用銅而計贓則遂用絹價其制以犯罪之處中絹為估至開元十六年敕定為五百五十則用絹贖罪雖始於北齊而用絹直計贓則始於唐也務王訓夏贖刑以鍰配罪孔頴達言入黄銅二十兩為一鍰也漢言

罰金幾兩黃金也則唐世用銅有本也

稅不可合其名為一

崔琳為三司使議者患民稅多目吏得為姦故除其名合以為一公以謂合而沒其名一時之便後有興利之臣必更增之議者不能奪歐文琳碑

少艾

孟子曰人少則慕父母知好色則慕少艾有妻子則慕妻子趙岐曰艾美好也世因其語遂以少艾為少好之

女也偏思經傳絕無有以乂為好之文或曰乂古女字也傳久而訛離析其體則女轉為乂此說似有理而孟子之書不經焚毀歷世諸儒無有以疑改易其本用之字者記在三館汪少監聖錫言衢有士子陳其所見求質於汪曰少當讀為少長則習騎射之少乂當為乂則不勞曲說而義自明矣信哉斯言也凡古書言懲乂之乂皆音刈乂即刈也懲乂云者懲絕之也詩曰峙乃錢鎛奄觀銍乂亦以刈讀是其證也慕少乂云者知好色

則慕差減於孺慕之時矣至有妻而慕妻子則所謂孝衰於親之時不止於稍艾而已也此之為艾亦衰減之意也

攷古編卷十